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三十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宋書卷三十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辠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

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刱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

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皆為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隂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

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

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蕃八月庚楷為西蕃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日苻堅雖敗關河末一丁零鮮

卑侵畧司兖賓揚勝扇逼梁雖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呉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廳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

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宫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顒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為

漢之代王遂委質於頡為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閤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絶昏夜飲食恣夛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頽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迕㫖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

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僭

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悶終弗改遂至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頭者元首帩者令髪不垂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簒位

舊為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

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黙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殺方知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盖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

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終以殞
滅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
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
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

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並

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

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為白帢横縫其前以别後名之曰顔俗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人束髪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髪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顔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

娓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

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

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蓋褁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

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
形皆以白篾為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器蓋君
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
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戎翟
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
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
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為先太康中天下

又以氈為絔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産於胡而天下以為絔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内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無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

懷俄而禍豉亦及

昔初作屐者婦人員頭男子方頭員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屐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

太康之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柸槃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柸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

綴近令接柸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柸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茍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柸槃之在手也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闕干寳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

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槁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𨪏住
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槁其
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
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
無主海内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𦁀自聚于道多者或
至四五十量于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

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寳説曰夫褊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今敗褊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為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𤥨壬午兵百姓讐怨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荆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草歲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晉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恠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繐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為首坤為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内攻六軍散潰

舊為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

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縳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裤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為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内為酒鑪列肆使姫人酤鬻酒

肴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買易因醉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干寶以為君將失位降在皂隷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人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為顔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轜車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

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懽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
裠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
致禍

黿孽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起
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為
离离為戈兵明年瓘誅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雞變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胤嗣象坑地事為母象賈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

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嵩家雄雞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

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

隆安四年荆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為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為雄後孝武即

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雞為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

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蝱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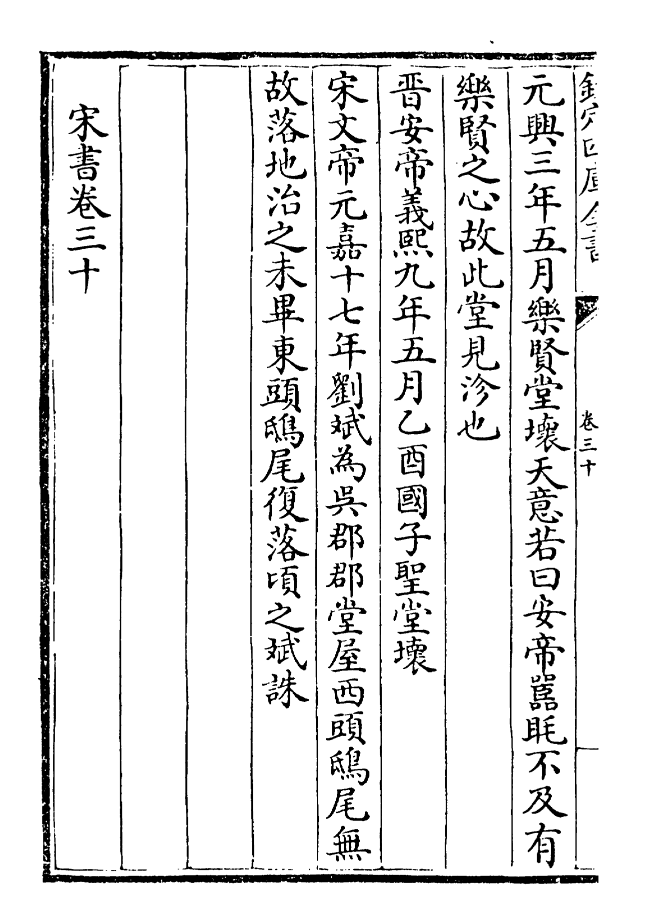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為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桓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為桓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宋書卷三十

宋書卷三十考證

五行志一冏終弗改遂至夷滅○一本滅字下旁注闕字

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爲一本作象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域監本訛城今改正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監本脫吳字今增入

宋書卷三十考證

宋書卷三十一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為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羡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三年晧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懐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晉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

誅蓊占與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
如青石草木燋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
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
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

顧王自愛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
不從之罰也詩云民之譌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曰先主
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
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
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
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

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己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

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
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
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
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
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
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
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

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甞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熈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曽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宫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脩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副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

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嚙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入京邑民怨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煑滿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錄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此二事干寶云

末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掾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今云蟲

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内史蘇

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摇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輙令倡妓作新安人歌儛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

失頭首或以草木為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内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寳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

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封晉主為平固王瑯邪王德文為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也

厥咎僭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

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恒暘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

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郤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二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説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為太傅外

示尊崇内實欲令事先由巳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
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晉文
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潦常
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欽以淮
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
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

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民動衆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皓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凉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没

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

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憙魯芝李胤等
並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太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
雨去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楊肇
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
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
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呉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

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兾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齊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兾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

相賣鬻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

懐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歳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衛代以國人宫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薦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伯之後

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囚亦旱見謝
見理並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
則陽氣勝故其罰恒暘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悉衆禦寇五月祖逖攻譙其冬
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漸著又
去歲蔡豹祖逖等並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

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於六月去年秋滅王敦
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
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王事言不從而僭踰之罰
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郭默滅之亢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不親萬機内

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徙市開

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繈抱褚太后臨朝如明
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
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中郎將陳逵進
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邳喪其前驅而還逵亦
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桓溫以大衆出夏口上疏欲以
舟軍北伐朝廷駭之蕭敬盜涪西蠻校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郄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兖又遣將軍諸葛攸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强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吕護桓温出次宛陵范汪袁真並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幼沖桓溫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桓石虔擊姚萇墊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瑤師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

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逌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鄀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逌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沒賊遂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兖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冲征襄陽遣冠軍將軍桓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次峽石為冲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

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兗豫鮮卑寇河上朱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踰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為驃騎咨議竊弄主相威福又邛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

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踰不從寃濫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廹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入會稽殺内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内史袁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晋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旣而玄至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簒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晋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三州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兗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

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戯自矜大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

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蕭魏室如童謡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
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
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
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
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
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

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為戰國三公鉏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初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

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

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内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為歎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為衛死時

又為戟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熙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宫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峩千歳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三月纒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蕃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蕃而在許

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宫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瑯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為苟作由是越惡希奪其兖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謡曰訇如白阬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换敗吳興覆瓺甊按白者晉行阬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阬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

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甗瓿甗瓦器又小於甗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饍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輙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

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並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謠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謠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為己子
桓石民為荆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黄曇子曲終又曰黄
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為荆州黄
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大元末京口謠曰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
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

亂再踐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

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寳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

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

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梏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攣結女兒可攣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

埽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馬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桓玄時民謠語云征鍾落地桓迸走征鍾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鍾之厠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謡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為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為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有上

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
曰鬬嘆鬬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
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
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
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
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
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

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

苻堅中童謡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邉後堅敗於淝水在偽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

不從及淮南敗還爲慕容沖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

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獲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為四方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

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尋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
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
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無策試之才
孝乏四行之寶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東海第百姓讙言
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先送此
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祠畢有兎行廟堂上兎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麞刺史武陵王表為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

及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
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踰年
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
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
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

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犬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萬衆睢㑋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顔竣為左衛於省内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偽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傴人盤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宮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青也孫盛以為民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

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埽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陰類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於凉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説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皓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姑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氷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

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論者

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為丹陽尹夜西門内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駛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白白青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

符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還是月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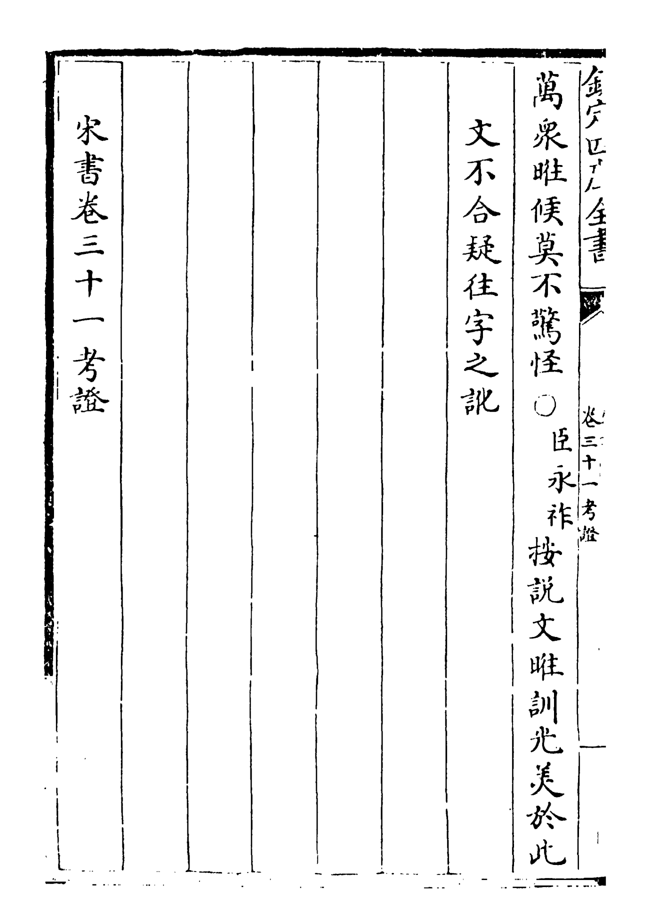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

五行志二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響諸本作嚮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監本脫斗字今增正

是年二月征北将軍褚裒遣軍伐沛○裒各本訛褒今改正

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一本作楊者誤



萬衆眭侯莫不驚怪○臣永祚按說文眭訓光美於此文不合疑往字之訛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